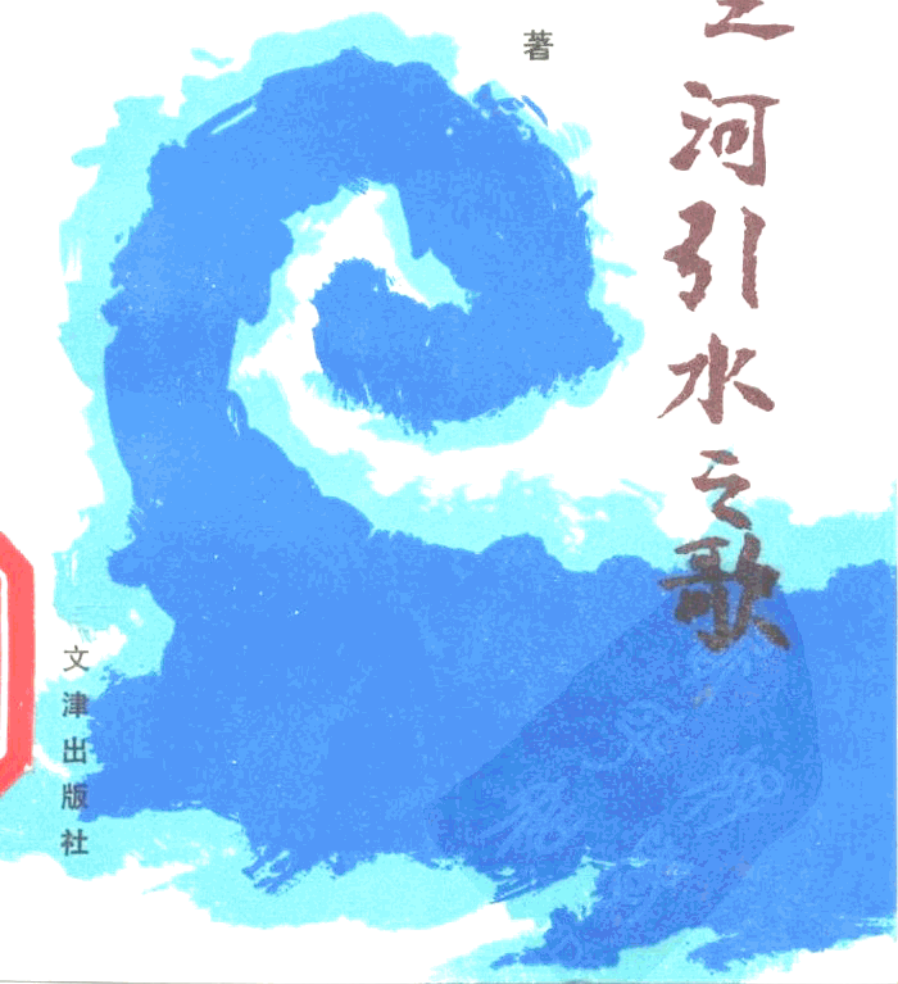


永定河引水之歌

马耘 著

文津出版社



序

杨金亭

久矣夫听不到大气磅礴、宏篇巨制的叙事长歌了。类似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杨高传》，王致远的《胡桃坡》那样充满时代精神、富于民族特色、声情并茂的，真正为广大的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长诗，几成绝响，即使像刘章的新乐府歌行、叶延滨的《干妈》、梅绍静的《还是那个梅》、赵恺的《黑雪》那样诗情深挚的叙事短章，在报刊上也十分罕见。和前些年抒情诗园地那种百家腾跃、旗号林立的热闹活跃景象相比，叙事诗一道不能不令人产生式微之叹！这原因是什么？还是留待专家们研究吧！

作为一个诗歌编辑，我经常以久旱盼雨的心情，期望着有长长短短的叙事诗佳作源源问世，以尽快打破叙事诗与抒情诗在创作上不平衡的格局，使新时期的诗坛百花争艳、多彩多姿。

正是怀着这样急切的渴望心情，我在十分繁忙的编务间

隙，终于读完了马耘同志即将出版的处女作《永定河引水之歌》。这是一部以50年代引永定河水入京的大型水利工程为题材、长达四千行的叙事诗。

说真的，如果用叙事诗的艺术境界要求，这部长诗还有许多可以讨论的地方，这自不待言。但是，可喜的是，在断断续续的阅读中，这部处女作，却能不时给我以诗的激动。在人们对前些年很流行的那种云瘴雾沼、晦涩难懂或猥琐庸俗、不堪卒读的各式各样的“玩诗”厌恶犹新的今天，一部四千行长诗，能够吸引人读到终篇，只这一点，就是十分难得的了。因此，我很愿意就作者在长诗探索中的成与不足坦诚地谈一点读后感式的意见，就正于作者和本书的读者。

我觉得长诗能够激动和吸引读者之处主要在于：

一曰有激情。19世纪初期的一位英国文艺批评家威廉·赫士列特论诗中曾说“诗歌是想象和激情的语言”、“诗歌是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一打开长诗，我就为诗人倾注其中的那“白热化”了的“激情”所感动了。诗人马耘当年曾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参加了水利工程的全过程。他和工地的指战员同劳动，共忧乐，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为工程的开拓者们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业绩所感动，挥笔写下了大量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新闻报导，直接参与了工地的宣传鼓动工作。然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经过30多个春秋的积淀，那早已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之内的丰功伟绩，仍然在撞击着他的感情潮汐：

永定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它在我心中蕴藏了几十个岁月。

春天的种子要催芽破土，
秋天的果实要成熟蒂落。

永定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它在我心中蕴藏了几十个岁月。
时时催动我的喉咙，
又时时蠕动在我的心窝。

正因为诗人对参与其中的50年代北京的那个历史性的水利工程真正产生了“激情”，而且达到了“感情的白热化”程度，正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放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诗大序》），他才情不自禁地放声歌唱。四千行歌吟，写人、状物，不时撞击出诗的火花，流动着新中国的时代色彩。字里行间，也不时洋溢着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壮气豪情。从长诗的主人公王保国、李玉珍以及他们的战友们的群体形象中，使我们又一次体验了“中国的脊梁”的力量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诗虽然是历史的回忆，但是它所显示出来的诗情和诗美，却属于今天和未来。诗人热情讴歌的新中国的主人们在50年代表现出的那种建设新生活的劳动热情，以及那种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对于新时期的建设者来说，仍然是一种历史的鼓舞和鞭策。

二曰诗人很善于描绘群众活动的大场面。用“铺陈其事而直言之”的手法，描写人物活动其中的场景，在叙事诗中固然不可或缺。然而以抒情为本质特征的诗歌艺术而言，描写场景的叙事，却非其所长。因此，古往今来的优秀叙事诗作，对于大的场面、场景、事件或略而不写，或用极省简的

笔墨，形象地点到而止。比如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写“安史之乱”这个重大的历史事变，只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两个诗句，却成功地表现了这个历史事变与长诗主人公爱情悲剧的必然联系，从而增强了作品主题的历史深度。乐府名篇《木兰诗》，写木兰十年征战生涯，也只写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个诗句。这里虽然没有一场具体战役的描写，那十年征战的残酷，女将军的英雄气概，读者从意象含蓄的有限诗句中，是完全可以意会的。《永定河引水之歌》的作者，却把引水工程的一些大场面，推向诗的正面描写的位置。比如，车水马龙的各路大军从四面八方集中的场面，工人们挥汗如雨打通隧道的场景，惊心动魄的塌方抢险战斗，以及锣鼓喧天彩旗飞扬的工程剪彩，这些在诗歌中费大力气很难见好效果的场面，在马耘笔下，居然写得有声有色、有气魄、有氛围。读之，很容易把同龄人引导到新中国建国之初的那种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中去，让人们重新感受到了年轻的共和国高歌猛进、蒸蒸日上的风统。

三曰形式语言和谐流畅。长诗采用了四行一节和两行（信天游体）一节交错使用的形式。诗句大体匀齐押韵，洋洋四千行，读来琅琅上口，流畅自然，没有凑韵的痕迹，较好地传达了诗情，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正是因为上述的几个优点或者说特点，才使得这部长诗，具备了一些可读性品格，而且可以不时给人以诗的激动。但，这却不意味着这首长诗的成熟。如果从叙事艺术的诗的境界要求，还不能不令人感到惋惜。应当说，那激情、

那生动的场面，那自然流畅的语言，虽然是诗的，却没有能够和叙事诗的艺术特征，完美和谐地统一起来。我以为长诗以工程的框架和过程展开诗情的构思是不可取的。说得直率一些，这样的构思和以表现人物命运为中心的叙事诗艺术要求是相悖的，它很难完成塑造诗的艺术形象的任务。也许作者太熟悉新闻报导或报告特写等体裁的表现艺术了，写起诗来，不觉留下了报告特写的痕迹。诗作太拘泥于工程的事实，虽有激情，却展开不了想象和幻想的翅膀。作品从党组书记张仪、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邵总接受市委交下的水利工程开始，接着是连夜设计方案，从四面八方调集人马，打山洞，筑大坝，战塌方，抢险情，竣工剪彩，……所有这些，作为工程的报告，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作为叙事诗，即使写得生动可读，如果游离于人物性格成长的历史，构不成诗化了的细节，却没有详细道来的必要。很可惜，诗人却在这方面浪费了大量笔墨，平铺直叙，面面交待。而作品的两个主人公却被抛在了一边，人物性格被淹没在叙事的海洋中，没有给读者留下多少印象。这或许就是这部长诗不够成熟的关键所在。著名的俄罗斯文艺批评大师柏林斯基曾经指出：

“属于抒情的叙事诗”，“其中主要的不是事件，而是人。”“这些长诗的主要特点是在于，他们只选取和集中事件的诗意的片断，并且把生活中的平淡予以理想化和诗化。”（“柏林斯基论文学”179页）《永定河引水之歌》的作者，如果在长诗的艺术构思中，能够作到以人物而不是工程事件为诗的艺术着眼点，紧紧围绕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的命运展开诗情，通过诗意细节，刻画人物性格，充分抒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把引水工程，作为人物活动背景处理，有诗

处则着意渲染，无诗处则大胆省略。我想，那样诗情诗意会更集中一些，更感人一些，更深刻一些，不知诗人和读者诸君以为如何？

1991年2月20日

目 录

序.....	杨金亭(1)
序 诗.....	(1)
第一章 不眠之夜.....	(4)
第二章 祖国在召唤.....	(18)
第三章 沸腾的河滩.....	(35)
第四章 福寿岭下.....	(44)
第五章 “会师”	(55)
第六章 田村山上.....	(66)
第七章 塌方.....	(77)
第八章 抢险巧遇.....	(93)
第九章 叙别.....	(103)
第十章 沿河访亲.....	(116)
第十一章 河水在欢笑.....	(128)
尾 声.....	(141)
后 记.....	(144)

序 诗

永定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它在我心中蕴藏了几十个岁月。
春天的种子要催芽破土，
秋天的果实要成熟蒂落。

永定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它在我心中蕴藏了几十个岁月。
时时催动我的喉咙，
又时时蠕动在我的心窝。

我不能不唱啊，永定河，
不唱，就像要受到谴责——
难道诗人的歌喉已经暗哑？
难道它在你的心中已经失落……

我不能不唱啊，永定河，
不唱，就像要受到谴责——

难道诗人的灵感已经迟钝？
难道胸中的激情已经熄火……

绿柳轻轻拂起长袖，
蓝空飞落白云朵朵——
快快亮开你的歌喉吧，
我们久久地等待这支歌……

清清河水泛起涟漪，
悠悠燕山揭开雾霭——
快快亮开你的歌喉吧，
让歌声从千山万水飞过……

年轻的朋友，我的歌已经很苍老，
也许它已远远离开你们的生活。
当明亮的河水映照着你们的情影，
也许你们很想听听这支苍老的歌……

年老的兄弟，我的歌已经很遥远，
但它许能让你回忆起沸腾的生活。
当你的渔竿钓起一尾鲜活的红鲤，
也许钓钩上就有我这串遥远的歌。

永定河，我要为你唱支歌，
它在我心中蕴藏了几十个岁月。
我不能不唱啊，永定河，

不唱，就像要受到谴责。

这是一支悲欢离合的情歌，
这是一支昂扬雄浑的战歌，
这是一支热爱祖国的颂歌，
这是一支社会主义的赞歌。

第一章 不眠之夜

一

一辆黑色轿车在街道上奔驰，
昏暗的路灯流溢着睡意，
几家刚刚合营的商店点燃鞭炮，
欢庆合作化的锣鼓打破夜的沉寂。

陈旧的轿车像一个透风的竹篱，
张老感到冬夜的一丝凉意，
他拉了拉绿色军大衣的衣领，
斜躺在靠背上陷入了静静的沉思……

贫穷的祖国要改变落后的面貌，
勤劳的人民怎能依靠上天的恩赐，
富饶的土地不能再受界石的封锁，
互助合作的高潮席卷神州大地。

市委接过实现合作化的喜报，
也看到要水要电的手臂高举，
自从北京解放的那一天开始，

首都的水源就成为重要的议题。

市长挥动有力的臂膀，
坚定的语音不容有任何迟疑：

“把永定河水引入北京，
三年的活一年完不能推迟！”

张老轻轻地呼唤自己的名字，
张仪啊张仪你虽然涉过千山万水，
面对这生疏而艰苦的征途，
如何不辜负党的信任！？

虽然跨越过雪山草地的险阻，
经济建设可是个难于对付的敌人，
在改造北京的道路上几经跋涉，
这样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却是初次。

千万张图纸要多少人通宵奋战；
千万吨土方要多少人开挖搬运；
几天内要调集几万名劳动大军；
平地上要建起多少座工人新村。

心中千头万绪像一团乱麻，
面对千军万马可不能乱了方寸，
会上各行各业都伸出声援的手臂，
张老沉重的思绪稍稍感到轻松。

市长指定秘书长兼任总指挥，
我作为他的副手多么幸运。
两鬓银发兼备文材武略，
干练而果断何愁调动万马千军。

静静的街道上车轮沙沙响动，
小曹掌握着方向盘敏捷而沉稳，
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在眼前闪现，
王保国机智勇敢而忠诚的士兵。

他是一个从苦水中长大的孩子，
颊角上还留着黑色的仇恨的疤痕，
为了逃离苦海走上新生的道路，
忍痛离开了珍珍他苦难中的恋人。

我坐他的吉普车跑遍华北战场，
他后来成为一名勇敢的炮兵，
不管是晋中还是石家庄战役，
他百发百中的炮弹震撼敌人。

水利部从佛子岭调来最好的工队，
王保国就是这支队伍的带头人，
有这样忠诚勇敢的战士作为队长，
还怕打不通模式口隧洞的大门。

淮河工地的一个老部下来信，

这个最坚强的总队要调往北京，
何振政委向老首长透露信息，
他将肩负拦河大坝的建设重任。

何振在信中提了个奇怪的问题，
医生李玉珍寻找青年时的恋人，
他的原名叫保儿就住在永定河岸，
除此以外再无线索可以查询。

张老瘦瘦的脸上泛起微笑，
小何还是这样热心地关心别人，
我们的干部都有这样金子般的心，
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战争岁月锻炼成熬夜的习惯，
张老毫无倦意目光炯炯有神，
看了看微闭双眼略带倦意的邵总，
心中泛起一丝敬意和关心。

统一战线这一克敌致胜的法宝，
党无时无刻不谆谆告诫我们，
不管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
只有团结人民才能战胜敌人。

新生的祖国需要建设、发展和进步，
离开文化技术和科学寸步难行，

不尊重知识就是愚昧无知和落后，
我们怎能不真诚地团结一切人。

邵总是有名的水利工程教授，
年富力强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痛败的国民党使他擦亮眼睛，
拒绝美国救济的名单上有他的签名。

改造北京建设首都新的城市，
需要多少工程技术人员的劳动，
他担任工程局局长兼总工，
无私地献出自己的一颗红心。

一头黑发梳理得一丝不乱，
雪花呢大衣扣得整整齐齐，
他注意自己的衣着和仪容，
就像他对待技术一样的严谨。

张老作为工程局的党组书记，
对他的工作无限支持、无比信任，
他视张老为兄长和政治上的导师，
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信心百倍。

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农红军，
为了祖国利益团结得如同家人，
有时也有争论甚至面红耳赤，

分歧消除后又响起琅琅笑声。

在一次研究引水方案的会议上，
会场上进行着南北两线的论争，
每个人都阐明了自己的论点，
张老和邵总也争得难解难分。

走南线可以避开打隧洞的困难，
他们提出节约投资的数据和论证，
走北线虽然要开挖七百公尺隧洞，
但利用落差发电的电力取用不尽。

张老深情地看了看身边的战友，
他是一个多么坦率而真诚的人，
祖国建设需要多少这样的朋友，
握紧的拳头才能有力地击中敌人。

祖国的怀抱里有无数忠诚儿女，
首都建设又吸引无数儿女的忠诚，
就像战争年代人们壮烈献出生命，
和平岁月多少人献出智慧和劳动。

邵总虽然微闭上疲惫干涩的眼睛，
不平静的脑海里波涛汹涌，
作为一个总工他深知水的价值，
水是城市的血液人民的生命。